



张岱画像

【史海钩沉】

谒曲阜、登泰山、观烟火

青年张岱三游山东

□赵瑞峰

张岱(1597年—1689年),字宗子,石公,号陶庵,浙江山阴人,明末清初文学家。张岱出身书香门第,终生未仕,潜心著述。诗文颇受公安、竟陵两派影响,尤以小品、散文闻名于世,著有《琅嬛文集》《张子文秕》《陶庵梦忆》《西湖梦寻》等。

受晚明士林性耽山水、爱好旅游的风气影响,张岱性喜游历,自称“余少爱嬉游,名山恣探讨”。其游踪遍布大半个中国,长江以北则到过辽宁、河北、山东等省。

据《张岱诗文集》辑校者夏咸淳所撰《张岱年谱简编》,张岱青年时期曾三次到过山东,时间分别是明代崇祯元年、崇祯二年、崇祯四年,四年之内三到山东,可称得上频繁。其中,张岱赴兖州为父祝寿是崇祯元年的事,后来再到兖州,谒曲阜、登泰山、作岱志及观鲁藩烟火则是崇祯二年之事,他第三次来兖州,观兖州阅武则是崇祯四年的事情。

张岱的文集《陶庵梦忆》记录风土人情,涉及地域除江浙外,便是山东,具体而言,就是兖州、曲阜、泰山三地。

崇祯元年八月,时年32岁的张岱,率领戏班自杭州卖鱼桥登舟,沿京杭运河北上到山东兖州,为时任鲁宪王右长史的父亲祝贺五十岁大寿。据《陶庵梦忆》中的《金山夜戏》记载,张岱一行于八月十六日方过镇江,此后到达兖州还有半个月的路程,这样到达兖州的时间,应该是八月底或九月初。

到达兖州后,稍事休憩,即由戏班上演张岱亲自改编、导演的《冰山记》,为其父祝寿。时任兖州道守的刘半舫,评“此剧已十得八九,惜不及内操菊宴,及逼灵犀与囊收数事耳”。张岱根据他的意见,连夜增加七出情节,次日在道署上演,刘半舫大为惊异,极佩服张岱才能,遂引为至交。

张岱初到鲁府,便被府中不同寻常的二棵松树所吸引、震撼,《陶庵梦忆》中的《鲁府松棚》记录甚详:“……鲁府旧邸二松,高丈五,上及檐桷,劲竿如蛇脊,屈曲撑距,意色酣怒,鳞爪拳攫,义不受制,鬣起针针,怒张如戟。旧府呼‘松棚’,故松之意态情理无不棚之。便殿三楹盘郁殆遍,暗不通天,密不通雨。”《张岱诗文集》中有《兖州鲁府松棚歌》七言诗,以夸张笔

法铺写这两棵松树“满殿铺来不见天,怒枝纵横如攫拿”非同凡响的情景。

张岱在兖州两次看花,一次是看异种芍药“一尺雪”,另一次是当地张氏邀请看菊。《陶庵梦忆》中有文章《一尺雪》《菊海》详细记录其事。《一尺雪》说:“……花瓣纯白,无须萼,无檀心,无星星红紫,洁如羊脂,细如鹤翻,结楼吐舌,粉艳雪腴。上下四旁,方三尺,干小而弱,力不能支,蕊大如芙蓉,辄缚一小架扶之。大江以南,有其名无其种,有其种无其上,盖非充勿易见之也。”“兖州种芍药者如种麦,以邻以亩。花时宴客,棚于路,彩于门,衣于壁,障于屏,缀于帘,簪于席,洒于阶者,毕用之,日费数千勿惜。余昔在兖,友人日剪数百朵送寓所,堆垛狼藉,真无法处之。”

《菊海》一文记满园之菊:“……有萼厂间,肃余入,遍观之,不敢以菊言,真菊海也。厂三面,砌坛三层,以菊之高下高下之。花大如瓷瓿,无不球,无不甲,无不金银荷花瓣,色鲜艳,异凡本,而翠叶层层,无一叶早脱者。”

崇祯二年秋,张岱再次来到兖州,居留至崇祯三年春季才离去,时间长达半年之久。这期间张岱的访游活动,主要是谒曲阜、登泰山及观鲁府烟火。

张岱到曲阜的具体时间不详,是在再来兖州后不久。在曲阜,张岱怀着崇敬、庄严的心情,拜谒孔庙、孔林。《陶庵梦忆》中的《孔庙楹》简述了孔子手植桧历几千年数度荣枯的历史,并称“孔氏子孙恒视其荣枯,以占世运焉”。另外,《张岱诗文集》中有《孔子手植桧》诗:“初见一枯株,委弃在墙缺。若遇圣人生,扶疏可荫榭。草木通神明,谁敢恣屑越?”《孔林》一文则详叙孔林的地理位置、建筑布局等。

张岱谒曲阜后,又登泰山,并随笔写作《岱志》,详记登山经历。《张岱诗文集》辑录了这篇长达五千字的游记。《岱志》记游历、见闻,合方志与游记于一体,精彩而有独创性。与当时的许多文人不同,张岱的随笔重人事而非天然景观,因此其中多有风土人情的记录,如对泰安客店的记叙,是对当时商业、税收情况极有价值的资料。像这种资料,一般文人不会留意,张岱却注意到了,并作了详细的调查。他还从旅游业、商业和官方等多角度揭示了泰山旅游业的兴旺,发人之所未发。《岱志》描述了泰山元君祠前众多香客献钱祈福的情状,对香钱的保存、分配作了翔实、客观的描述。《张岱诗文集》中关于泰山的诗作,仅有一首题作《泰山》的五律:“正气苍茫在,敢为山水观。阴明无洞壑,深厚去峰峦。牛喘四十里,蟹行十八盘。危襟坐舆笋,知怖不知欢。”

张岱喜好观灯、观烟火,他在《陶庵梦忆》中的《绍兴灯景》一文中,认为绍兴灯景为“海内所夸者”。他在兖州时,于崇祯三年正月观鲁藩烟火,称赞其“妙天下”。《陶庵梦忆》中的《鲁藩烟火》一文记录了烟火、张灯的盛大场景:“……烟火必张灯,鲁藩之灯,灯其殿、灯其壁、灯其楹柱、灯其屏、灯其官扇伞盖。诸王公子、官娥僚属、队舞乐工,尽收为灯中景物。及放烟火,灯中景物又收为烟火中景物……闪烁变幻,不知其为王宫内烟火,亦不知为烟火内之王官也”,读来让人目眩神迷,有身临其境之感。

崇祯四年,张岱第三次,也是最后一次来兖州省父,恰遇兖州阅武,张岱应邀参观,此事后来记为《兖州阅武》,收录在《陶庵梦忆》中。这年其父自兖州解职回乡,次年即卒。

□吴济夫

公元前342年的战国时期,魏国发兵攻韩国,韩国向齐国求救。齐国名将田忌、军事家孙臆带领齐军与魏军交战,利用魏军统帅庞涓求胜心切的弱点,以退兵“减灶之计”,诱魏军追击。孙臆退至马陵道,利用地形设伏,一举大败魏军,庞涓羞愧难当,自刎身亡(一说乱箭穿身)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马陵之战”。

历史硝烟已散去2000多年,“马陵之战”的古战场究竟在何处?马陵之战最原始的记载见于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,但两书只记述了马陵之战的大体过程,并未直言马陵究竟在哪里。后来的研究者对马陵之战的战址持“濮州说”者最多,持“大名说”者次之,持“郟城说”的只有《沂州志》和《郟城县志》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马陵在濮州郟城东北60里。《观城县乡土志》说,“马陵是在县东南十八里,接濮州界……庞涓死于树下。”这些记载都倾向于马陵古战场在今天的山东省莘县。

其实,翦伯赞的《中国史纲要》、谭其骧的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、何建章的《战国策注释》以及张习孔、田珏的《中国历史大事编年》等史学大家的著述对“莘县说”早有定论。特别是1999年修订出版的《辞海》明确将“马陵古战场遗址”置于“莘县”条目之下。因此,在没有新的有力证据出现的情况下,此说是不宜改变的。

大张家镇位于莘县西南50公里,东西与河南省范县、清丰为邻,莘(县)濮(阳)公路穿境,徒骇河穿过镇中部。马陵古道位于大张家镇政府东南4公里处的马陵村和樱桃园镇道口村之间,为西南、东北走向。

相传,先秦时期,此地多丘陵大沟,因沟旁有马姓人家居住,人们便称这条大沟为马陵道。这里是战国时期齐国与魏国的交界处,也是魏国到齐国最便捷的必由之路,因此成为齐、魏两国交战的战场。

【故地往事】 马陵道： 莘县著名古战场

明代初期,又有马姓人家由山西迁到此处定居,遂成大村,名为马陵村。马陵、道口两村相距6公里,坐落在两道大堤之间。北堤因年久失修,此起彼伏,残址犹存,南堤至今仍然完好。这里历经黄河淤积、铲岗填沟、垦坡辟地,原貌已经大变,基本属于平原地带,但地形复杂、多歧路,村庄顺河流走向而建,房屋、胡同、道路无一不斜,且拐弯甚多,极为曲致。

为纪念马陵之战,保护古战场遗址,2005年莘县在此设立了“古马陵道”碑志,修建了“马陵之战纪念馆”。

孙臆,孙子后裔,出生于今菏泽市鄄城县红船镇孙老家村,距马陵道很近。孙臆对这一带的地形非常熟悉,这也是他决定在马陵设伏的主要原因。

桂陵之战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“截击战”。周显王十五年,魏国攻赵国都城邯郸,齐王命田忌、孙臆率军援救,孙臆认为魏国以精锐攻邯郸,国内必然空虚,于是率军围攻魏都大梁,迫使魏将庞涓赶回应战。孙臆却在桂陵(一说山东菏泽,一说河南长垣)伏袭,打败魏军,生擒庞涓。孙臆在此战中首创“围魏救赵”战法,成为两千多年来军事上“避实击虚、诱敌就范”的常用手段。

马陵之战是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臆兵法》的具体运用,闪烁着孙臆军事思想的光辉,知名度高、传播广、影响大,不仅有极高的军事研究价值,而且对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庞涓自杀处为马陵道北高亢土岗,人称黄桑岗。相传当年有一参天的黄桑树,庞涓就是在这棵树下自刎身亡。黄桑岗西原有孙臆庙,飞檐斗拱、琉璃瓦顶、金碧辉煌,颇为壮观。庙前有座碑,左右各有一井,人称“一百(碑)单(担)二井”。相传此井是当地群众为伏兵而挖。

为了向人们展示这个古代著名战例,大张家镇政府不仅设立“古马陵道”碑志,还筹划建设了马陵之战风景区,东濒金堤河,西临生态农业区,南依马陵村,北靠马陵道,占地1000亩,包括马陵之战纪念馆、马陵古战场等。

“马陵之战纪念馆”是景区标志性仿古建筑,坐北朝南,为一长方形独立院落,南北长90米、东西宽60米,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。纪念馆内立有“孙臆庞涓马陵之战”纪念碑和马陵之战纪念馆建馆纪念碑。馆内重点布置古马陵之战的作战过程,展示孙臆的生平事迹及许多有关的历史资料,陈列新颖、内容丰富、场面宏大、布局独特,是人们了解历史,感受和研究马陵之战与孙臆军事才能的场所。



马陵之战纪念馆内刻碑。